

百年滇越铁路 / 人字桥第一部长篇小说

地中海

DIZHONGHAI

PIAOLAI DE JINQIAO

漂来的金桥

彭 桓◎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DIZHONGHAI
PIAOLAI DE JINQIAO

地中海 漂来的金桥

彭 桓◎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中海漂来的金桥/彭桓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222 - 05740 - 1

I. 地… II. 彭…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7068 号

由于种种原因, 编著者未能与个别图片作者取得联系, 谨表歉意。
请有关著作权人见书后, 及时致函我社确认。

责任编辑 李银和 冯 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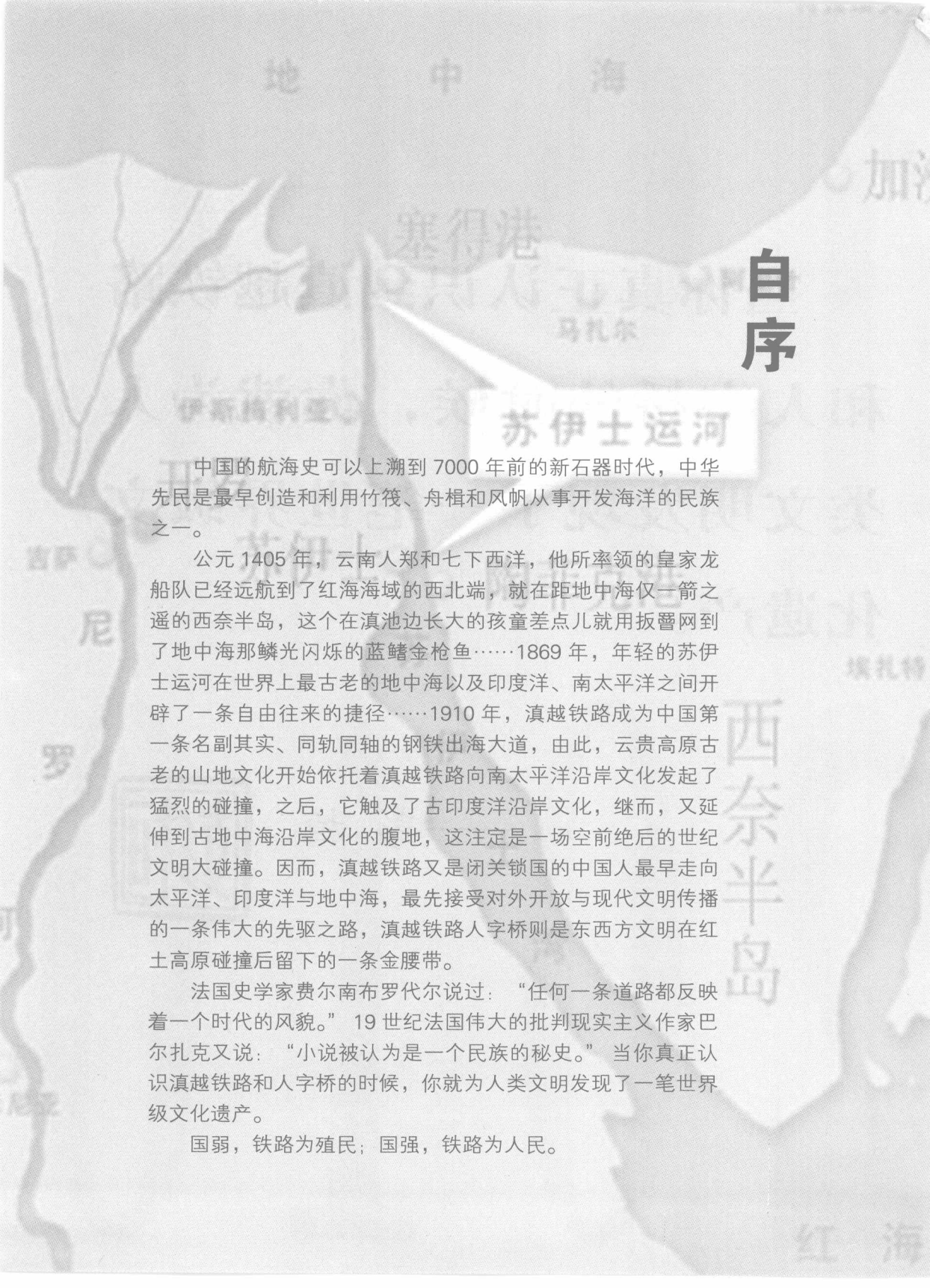
装帧设计 杨晓东

责任印制 段金华

摄影/插图 李 晓 窦红斌 林奉良 朱维琛 彭 桓 汤池网等

书 名	地中海漂来的金桥
编 著	彭 桓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 ynpph. com. cn
E - mail	rmszbs@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 × 960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430 千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05740 - 1
定 价	32.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自序

苏伊士运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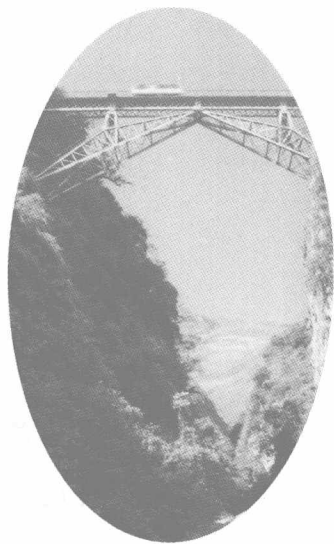
中国的航海史可以上溯到 7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华先民是最早创造和利用竹筏、舟楫和风帆从事开发海洋的民族之一。

公元 1405 年，云南人郑和七下西洋，他所率领的皇家龙船队已经远航到了红海海域的西北端，就在距地中海仅一箭之遥的西奈半岛，这个在滇池边长大的孩童差点儿就用扳罾网到了地中海那鳞光闪烁的蓝鳍金枪鱼……1869 年，年轻的苏伊士运河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地中海以及印度洋、南太平洋之间开辟了一条自由往来的捷径……1910 年，滇越铁路成为中国第一条名副其实、同轨同轴的钢铁出海大道，由此，云贵高原古老的山地文化开始依托着滇越铁路向南太平洋沿岸文化发起了猛烈的碰撞，之后，它触及了古印度洋沿岸文化，继而，又延伸到古地中海沿岸文化的腹地，这注定是一场空前绝后的世纪文明大碰撞。因而，滇越铁路又是闭关锁国的中国人最早走向太平洋、印度洋与地中海，最先接受对外开放与现代文明传播的一条伟大的先驱之路，滇越铁路人字桥则是东西方文明在红土高原碰撞后留下的一条金腰带。

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说过：“任何一条道路都反映着一个时代的风貌。”19 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又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当你真正认识滇越铁路和人字桥的时候，你就为人类文明发现了一笔世界级文化遗产。

国弱，铁路为殖民；国强，铁路为人民。

故事梗概



从北京千里挑一的第五批青年志愿者来到了云南。刚刚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刘国庆被派到了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屏边苗族自治县滇越铁路边的湾塘乡九里冲小学支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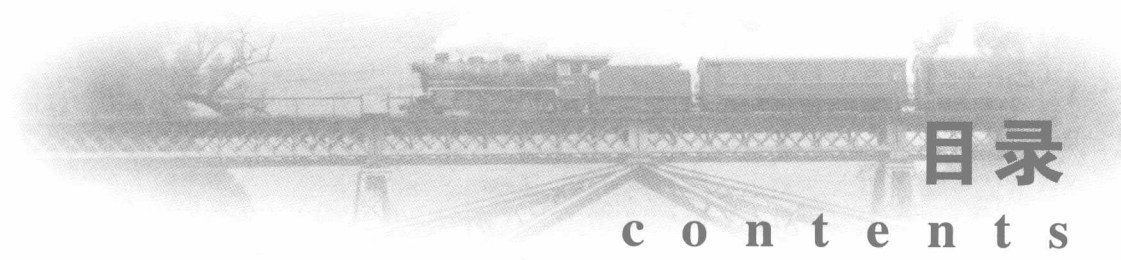
人字桥——那是百年前从遥远的地中海、法兰西的马赛港漂来南溪河大峡谷的一座绝顶漂亮的金桥，也是滇越铁路米轨这一“细腰阿妹”身上的一条金腰带。但是，所有孩子的阿爸和阿妈都没有见过这一座隐秘在深山峡谷里的铁路桥梁。山寨里，火塘边，神秘莫测的滇越铁路令刘国庆为之动容而肃然起敬，人字桥的英雄传奇更令孩子们寝食不安，魂不守舍，人字桥就像一块极其诱人的魔镜，它无时无刻不在闪射着一圈圈神秘的光环。

刘国庆及他的学生江成、阿拉木、建桥、秋分、雨水和飞花六个孩子兵分两路，他们以坚毅、勇敢而执著的精神去寻找滇越铁路路上的人字桥，野外生存，惊心动魄，历险三天两夜……

“人字桥究竟在哪里？这一列列的米轨小火车又从哪里开来？它们还要开到哪里去？真的能开到太平洋，还能漂到远在天边的地中海吗？”从北京来支教的刘国庆究竟能不能帮助孩子们解开这一连串世纪文明的迷惑与猜想？

清粼粼，蓝莹莹，南溪河湾八十一，
小蒸汽，米轨道，滇越铁路盘山绕；
六孩童，豹子胆，披荆斩棘峡谷闯，
斑马走，羊儿跳，追前撵后有黑豹，
望不断苗岭山寨飞扬跋扈的蚩尤旗，
数不尽细腰阿妹花山场上的百褶裙，
喝不干八百壮士血水勾兑的冲开醉，
难找寻英雄传奇魂牵梦绕的人字桥……
我们坐上小火车，一天能到太平洋，
如果坐上大轮船，还能漂到地中海……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部

第一章	开学的课谁上	3
第二章	北京赶来的老师	12
第三章	小铜锅，江成盛宴刘国庆	21
第四章	惊魂六秒九里冲	34
第五章	神奇的“双语”教学	40
第六章	来自屏边火山的“SOS”	54
第七章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69
第八章	人字桥，你这个谜	84
第九章	“Michelin”速度就是孙悟空	95
第十章	邹氏兄弟大战猴子崖	102
第十一章	苗族“大歌”采花山	110
第十二章	马赛漂来的管风琴	118
第十三章	九里冲的天籁之音	132
第十四章	昆明铁路局的大餐	141
第十五章	哥胥士登陆“小巴黎”	152
第十六章	摩天轮逢凶化吉	161
第十七章	丢盔擄甲“杀人蜂”	172
第十八章	老师病啦！赶紧回家叫大人	181
第十九章	“栽秧节”泥巴大战	198
第二十章	火红的黑豹	214

第二部

第二十一章	挺进人字桥	227
第二十二章	Edgar Snow 和他的“云南特快”	236
第二十三章	美丽的“非洲斑马”	246
第二十四章	你走你的阳光道	259
第二十五章	独狼单挑黑豹舅	267
第二十六章	湾塘小站蓝皮车	277
第二十七章	柳暗花明又一天	285
第二十八章	如日中天碧色寨	294
第二十九章	建桥!“大葵”要生娃娃啦	300
第三十章	阿姆黑的天主堂	310
第三十一章	老铁“斗宝”倮姑站	319
第三十二章	人字桥上空的鹰	326
第三十三章	阿拉木单骑求救	338
第三十四章	奔向太平洋	350
附录一	头骡奔,二骡跟,断后的追骡压住阵	357
附录二	精美的石头“磨黑盐”	366
附录三	滇越铁路海防大撤退	373
后 记		377

第一部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九里冲小学的一群小娃娃，“一师一校”年年都有二十来个人，七到十二岁的小儿子有十来个，小姑娘也一样多。如果你想知道我们学校的准确位置，请看《世界地图》的第十三页：离着首都北京有一拃，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屏边苗族自治县，南溪河大峡谷的滇越铁路边，就在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的小山包上。我们坐上小火车，一天能到太平洋，如果坐上大轮船，还能漂到地中海……”

——节选自《屏边苗族自治县湾塘乡教委自编“双语双文”教材》

第一章 开学的课谁上

20 世纪 90 年代。滇东南红土高原。

南溪河大峡谷初秋。下午，屏边县湾塘乡四川寨村公所。

“叮铃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村文书迅速抓起了电话。

“喂，我是乡教委，叫你们熊村长。”对方显得很急迫。

“村长没在家，我是文书，请讲。”村文书赶紧打开了桌子上的电话记录本。

“分给你们的新老师，没来乡里报到。告诉村长，后天下午，一点半，准时到湾塘火车站，接北京来的，志愿者……对，男老师，姓刘，叫刘国庆。”文书在认真记录。

“重复一遍。”对方郑重其事地强调。

“后天下午，一点半，准时到湾塘火车站，接北京来的男老师刘国庆。”村文书准确复述。“咔嚓”，对方放下了电话。

清晨，上行的国际米轨“红皮车”沿着南溪河边吃力地爬过了九里冲小学。

中午，“南疆”号旅游“蓝皮车”又缓缓地停靠在热闹异常的法式湾塘小站。

傍晚，一列列下行的小货车“哐啷哐啷”地沿着滇越铁路米轨如同过山车一般朝着南溪河河谷风驰电掣般地驶去。在一节节货车厢的顶部，六个斗大的仿宋字——“米轨货车篷布”，棕红色的铁皮车厢被它遮盖得风雨不透……

南溪河大峡谷八十一道河湾，两岸是一排排高大雄伟的攀枝花树，沙洲里的

水石榴在随风摇曳；从河谷到山脚，数百株法国悬铃木葱葱郁郁，绿意正浓。夕阳西下，河水的波光跳跃得更加欢快，远处的山梁，落日像一个金黄的橙子慢慢地坠向尘埃……气流瞬息变幻，那圆囿的橙子越来越大，山坳里蒸腾起来的水汽全都被它染成了橘黄。河滩边的斑茅漫无边际，密密匝匝，在那绿色的草窠中，只见一株株秀气的斑点穗拔节而出，山风吹来，那一垄垄的斑茅草稀哩刷拉，前仰后合，远远望去，犹如一层层的碧波荡漾在黄昏的天边……

明天就要开学了。南溪河边的十几个农家孩子也赶紧撵着自家的水牛、驮马、猪群和上百只黑山羊急匆匆地往各人的寨子里赶。沙滩边，四川寨的小男孩儿江成仍然举着他的法式单筒军用望远镜在不停地回头瞭望。江成依依不舍地望着橘黄色的天边，透过拉伸的望远镜，太阳在山坳边露着的小半个圆脸儿更加红艳了起来……回家的路上，羊群、牛群们脖子上的矩形木铃“啼哩铎啰”地响个不停，白龙马脖子上茶杯大小的铜铃也在“叮铃铛啷”地应和着，一群色彩斑斓的鸟儿在山风的催促下一路啾啾地赶来，鸟群在孩子们的头顶上盘旋打转，婉转嘹亮的叫声阵阵响起；不一会儿，贪玩的鸟群又画了一条巨大的弧线，急速地朝着一片更远、更加浓绿的窝巢飞去……一阵横风吹起，最后一束橘黄的光焰扫了过来，一丛丛蓬松的蒹葭在晚霞的透视下由白变红，瞬间，就像在南溪河的沙滩边燃起了一团团野火。

幽深峻峭的南溪河大峡谷天空漆黑。

半山腰，在四川寨村民江兴旺的家里，熊村长和江兴旺围坐在火塘。主人江兴旺四十出头，个子不高，脸面较瘦，眼睛小而炯炯有神，他穿一件桐花布短褂，细长的皱纹刻砺出他饱经风霜的坎坷，一眼看去就是一条精明的汉子。江兴旺的儿子江成，今年十二岁，在九里冲小学念完了三年级；女儿江飞花六岁，平时到山里放猪、讨猪食，闲时帮着阿妈做点儿家务。江兴旺早几代从四川来到云南，随后，去到了滇越铁路最为艰辛、最要老命的五家寨人字桥工地。滇越铁路通车后，一起做工的几十伙老乡们各奔前程，其中，十几伙人马陆续又流落到了南溪河、红河一带，而江家一伙人也先后在南溪河半山的一片生地上住了下来。安居几十年，江家的祖辈又先后跟着大马锅头鞍前马后地学习跑帮，到了有点儿积蓄时，便在帮里做起了“储小猪”的生意——即在马帮里跟上一匹自家的驮骡，如此一来，日后的生意输输赢赢，精明勤俭的江家这才凑合着做上了一个小马锅头。自小，江兴旺也跟着祖父辈学习赶马，到十六七岁时就娶上了媳妇。时间又过了十年，眼看着孙子呱呱落地，两老终因积劳成疾，在几十天里前脚后脚地离开了人世。随后，轮到江兴旺掌门，这时，他早已成了一个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吃惯见惯的乡土名人了。

在昏暗的电灯光下，江兴旺一边拨弄着一台老式的14寸彩电，一边听着熊村长说着要去接北京老师的事儿。不一会儿，江兴旺又坐回火塘边喝茶：“村长，你说抗美援朝我们出过志愿军，怎么这和平环境，北京也要给我们派志愿军呢？”

“老江啊，这是政府的新鲜事儿，北京派来的不是志愿军，是教书的志愿者，人家又不带枪，怎么叫‘军’嘛。你看看，急死人，杨老师放假一去不回，新来的又不愿来报到，明天刚好开学，这几十个孩子……你说说，谁来教？”村长摇摇头又说：“后天，我要到车站接人，谁见过志愿者的高矮胖瘦，这上车下车的乱成一团，又怎么接？”村长一脸茫然。

熊村长是本地苗族，矮个头，大眼睛，三十七八岁，穿一件自家织的蓝靛土布衣，他极少离开这片土地，光看他小腿上鼓起的一大坨腱包，你就知道是一个典型的山里人。沉默了一会儿，村长随手用小木棍拨弄着三角架下的柴火。他把通红的炭火掩住了茶罐的四壁，不一会儿，茶泡沫就哗啦啦地涌上了罐口，而且越涌越大，层层堆高，终于，顶端的泡沫吐出了一大口热气，无数瘪下去的细小气泡紧接着又涌了上来。

“村长，快看，大城市里怎么接人。”江兴旺指了指电视画面上的飞机场接机大厅：“明天，你也像人家，举一块招牌，他就会自动跑来报到啦——哈哈……”江兴旺为自己绝妙的主意得意地大笑了起来。

村长看着电视画面一拍腿：“对，试试瞧。”

江兴旺随即从一张长桌下面翻出了儿子留在家里的纸、笔和墨汁：“来，给你这些家伙。”

村长接过笔墨，先慢慢把白纸铺在饭桌上，又扭扭手腕，觉得有一些僵硬。接着，他用毛笔蘸饱了墨汁，再耐心地捺了捺笔尖儿，然后俯下身去，尽自己最大的才学，十分工整地写下了五个斗大的汉字——北京刘国庆。

“飞花家妈，给弄点儿米汤来。”老江招呼着灶房里的媳妇。

江兴旺的媳妇是本乡苗族。一会儿，她舀了一小碗凉米汤准备端出来——“阿妈，我来。”说话之间，六岁的女儿江飞花一阵风似的从里屋窜了出来，她稳稳当当地接过了阿妈手里的细瓷碗，转身就把米汤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桌子上：

“村长叔叔，我帮你端米汤，明天，你要带我去接北京老师。”江飞花向村长提出了条件。

“去去去，小娃儿。”老江对着女儿说。村长看着飞花笑了笑，然后，把米汤囫圇地涂抹在纸板上，再把带字儿的白纸平平地贴了上去。老江双手接过了纸板，当着村长郑重地左右试举了几次，村长连道：“可以，可以！让他们感觉一下，我们小寨子接人，也和北京的一套菜。”

飞花接过纸板也试举了几下：“可以喽，明天我去接新老师。”

熊村长和江兴旺哈哈地笑了起来。

滇越铁路沿线山高坡陡，河谷纵横，自然村寨过于分散，“一师一校”的校点分布造成生源的严重不足。同属一样情况的九里冲小学是一所完全寄宿制的村级初小，学校隔年招生，因此，在校生的实际年龄都要远远大于城镇里同年级的孩子。在少数民族地区“一师一校”的教学中，一个教师通常要采取双语教学，而在复式教学中，当一个老师上完二年级的语文或数学之后，还要转到另一边为四年级的同学继续上课。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仍有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县没有完成国家基本“普及六年义务教育”的任务。

“叮叮叮叮……”上课钟响了，这是九里冲小学开学的第一天。

滇越铁路沿线的小学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校钟都是在铁路边随手拣来的废旧金属。九里冲小学的校钟更独特。每当学校上下课时，远山就会回荡着两种风格迥异的钟声。上课钟，那是一片有四个等分孔洞的老式鱼尾板——铁路上用来连接米轨两头的夹板。只要短促、有力、清脆的鱼尾板一敲响，孩子们转眼间就钻进了教室。在“一师一校”的寄宿点，老师既是校长、家长，同时，也是一个分秒必争的敲钟匠。因此，一校之长必须最严谨、最守纪。几十年来，每当校长用一抔长的锈螺栓敲响了第一节上课钟之后，他就会准确无误地把锈螺栓插在鱼尾板的第二个孔洞里。正是凭着这四个孔洞，先后执教的十几位校长从来都没有上错、上漏过一节课。再说说下课钟吧，那是一节儿米轨，用一条拣来的耕索穿上去，它就稳稳地吊在了校长的课桌边。举手之劳，当当一响，如释重负的二十几个苗族、哈尼族、彝族、壮族、瑶族学生就会叫喊着冲杀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清亮的鱼尾板就像时间老人撵着你的脚后跟，钢轨之声又如黄学的钟釜那么深沉、悠远而凝重。有了这两件宝贝，九里冲小学的教学与生活就井然有序了。

新学期刚刚开始，四十出头的老教师杨发荣因为老婆带着儿子跟外乡人跑了，于是，他约上了几个亲戚到外面寻找，至今仍然没有返校，而随后分来学校补缺的一名青年教师，先是到乡上转了一圈儿，接着，马上就告知县教育局，宣称自动放弃分配。此时，从北京分来九里冲小学支教的志愿者刘国庆所乘坐的飞机才刚刚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降落。

清亮的鱼尾板一响，九里冲小学二年级、四年级两个复式班共十几名同学已经安静地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而少数路程较远的同学还没有赶到。在两个教室隔墙的正中间，有一道开启自如的两面黑板门。平时上课，黑板门隔住了两个班级，一遇复式课，老师便来回顾及着两边的班级，进出十分方便。

鱼尾板的钟声响了好一阵子，老经验的四年级同学觉得大事不妙……大家终于沉不住气了——老师呢？接着，阿拉木等几个同学的身子、屁股开始在桌椅之间扭来扭去，前后的几排桌椅被弄得吱吱嘎嘎响成一片，随即，又是几个女同学的抗议声和尖叫声；隔壁，二年级几个好奇的小同学也从黑板门的缝缝里瞄了过来，不一会儿，班长建桥等几个小同学也开始拉拉扯扯地打闹了起来。

正在这个时候，熊村长大步流星赶到了学校，他一步就跨进了二年级教室。

“同学们……”他先用手袖抹了一把汗水，又把两只大手按在了桌子上：“静一下……”他顺手拉开了隔墙正中的黑板门看着两个班的学生，然后，又郑重其事地说：“今天呢，就算正式开学。你们的杨老师，在外面，有急事，分来的新老师呢，假装肚子疼，走人了，其实，他是——不愿到山沟里来教书。”

“啊，没老师？”“老师呢？”“没有新老师？”十几个孩子突然之间就像丢掉了魂魄儿一样。

“先别乱……还好，县长从北京请来了新老师，明天，他在明天，就能到我们湾塘。这样好了，今天的课，照样上……”村长侧着身子提高了一下嗓音，接着，又对黑板门那边的四年级同学说：“雨水，你带着上语文，先读乡政府自编的双语教材。几个同学听好啦，你们给我好好读，要读得滑溜溜的，不然，北京老师听不懂你们的怪腔调，他也会，走人的。”然后，村长又一脸严肃地面对着四年级的同学们补充道：“雨水的爷爷的爷爷——就算是大家的老祖宗吧，那是给法国人修过铁路的，雨水的阿爸，现在是波渡管火车站的值班员，他们有文化，也算寨子里见过大世面的。”村长又转过身来：“二年级的同学，听着，让四年级的班长江成过来，上数学课。江成的阿爸，是我们村走南闯北的马锅头，他会计算。好啦好啦，老师明天就到，今天一定要听这两个小老师的话。”熊村长又转过身朝着雨水和江成摆了摆手，两间教室里的十几个孩子立刻就喧闹了起来——“什么，新老师？北京来的？！天哪……真牛！”

俗话说，“上面千根线，村长一针眼儿”，熊村长看看实在理会不了那么多，他三下五除二就安排了上课任务，随后，甩开大步，一溜风儿就走了。

……

雨水在黑板门上歪斜着写下了《我们的学校》几个童体字。按照村长的吩咐，扎着两条小辫的雨水用普通话在给本班的同学领读：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九里冲小学的一群小娃娃，一师一校年年都有二十来个人，七到十二岁的小儿子有十来个，小姑娘也一样多。如果你想知道我们学校的准确位置，请看《世界地图》的第十三页：离着首都北京有一拃，在云南

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屏边苗族自治县，南溪河大峡谷的滇越铁路边，就在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的小山包上。我们坐上小火车，一天能到太平洋，如果坐上大轮船，还能漂到地中海……”

.....

1910年的山地米轨小火车——中国第一列名副其实、同轨同轴的国际联运列车。

小火车刚刚从盘龙江边的滇越铁路昆明总站出发，通红的动轮镶着白边，巨大的钢轮、钢轴在强有力的蒸汽机活塞传带的轮臂助推下“喊——嚓——喊——嚓——喊喊嚓嚓”缓缓启动……它仰天长啸，就像一个身经百战的常胜将军率领着一支浩浩荡荡的铁军跨出了云南府站的月台……长啸的小火车第一口气就驶过了索珠营、九门里、西庄、塔密苴和呈贡五个小站；它穿过滇中平原，又吼山吼箐地转入了滇东南丘陵，当它艰难地爬行到红土高原腹地的崇山峻岭之时，早已是气喘吁吁；穿过了一座座桥梁、隧道，小火车又缓缓地停靠在了滇越铁路唯一的特等站——碧色寨；在特等站明黄色的水池边，巨大的“水鹤”灵巧地旋转了360度，它把清澈冰凉的山泉灌进了蒸腾的机车水箱，小火车满身滋润，立时就降下了许多的火气；驶过了黑龙潭、芷村、落水洞、戈姑和保姑等小站，它又从亭塘乘降所匆匆而过……它一头子钻入了一条隧道，然后，又稳稳当地跨上了世界铁路桥梁史上的奇迹——“次南溪河滇越铁路人字桥”。此后，它从南溪河大峡谷的绝顶急飘而下，一路越过了波渡箐、冲庄、湾塘，又一溜烟儿地朝着白寨、白鹤桥、腊哈地、大树塘、老范寨等几个小站疾驰而去，随后，它经过了河口口岸站的山腰以及河口，再直抵越南的老街、河内；当米轨小火车稳稳地驶入了海防站之时，它终于舒舒坦坦地停在了南中国海的北部湾！

“云南十八怪——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

太平洋的腥风海味吹拂着这一列山地小火车带来的土气，只需两日，来自中国云南府的物资沿着这一条法国米轨就顺畅地进入到了东南亚国家。

小火车一路上风风火火，它旋起的阵阵热流和沉闷的山风搅和在一起，缓缓地吹拂着南溪河两岸的榕树、桫欏、董棕和铮铮直立的丛丛苏铁、片片斑茅，黑森林一般的胶林飒飒作响，墨绿色的蕉叶如潮涌动，一棵棵高大笔直的攀枝花昂首挺胸，它们平伸开粗壮皴裂的胳膊，掌中托起的一朵朵红花如酒钵一般大小——这就是一条由山地文化向着海洋文化闯荡而去的无敌钢龙。

马脖子上的铜铃丁零当啷，牛羊脖子上的木铃啼哩陀啰……

哀牢山南麓。南溪河边有壮族的水寨，在大峡谷中，层层山岭里散落着一片片苗族、哈尼族、彝族、瑶族的村寨。

九里冲小学的校园坐落在滇越铁路 KM373 的路段边，校园离这条国际大动脉的米轨路基不足三米，而山脚下那条奔流不息的河流就是红河的一级支流南溪河。

在黑板门的另一面——二年级教室里。

按照村长的吩咐，留着两片瓦的四年级班长江成第一次站上了讲台：

“同学们好！”……哎——怎么没反应？江成先是抓抓头，以为自己的声音太小，大家没注意。于是，他用手又抹了抹自己的两片小滑头提高了嗓门儿：“同学们好！”……还是没有反应。此刻，全班的小同学都傻乎乎地看着江成。江成走下了讲台，又朝前走了几步，他对着二年级班长建桥同学的肩膀推了一掌：“为什么不叫‘起立’？”

“起立！”建桥机械地大叫了一声，同学们这才七前八后地站了起来。

“坐下。”江成没好气地从鼻子里挤出了一声。同学们懒懒散散地坐了下来。在这种场景下，江成仿佛觉得自己有点儿懵了——真是头一次上课啊！尽管开课有点儿不顺，但是，江成还是觉得这种场面是比较庄严的。

“同学们，今天，上数学课。”这个小老师尽量地说得稳沉、老练一点儿。

江成看见同村的一个小伙伴举手，指了指小男孩儿：“你起来说。”

“江哥，你，又不是老师，怎么……来教我们？”小男孩试探地问。

“是啊，你也是小学生，怎么敢来？”同学们七嘴八舌，场面有点儿混乱。江成习惯地抹了抹自己的两片瓦，同学们已经乱成了一团。

江成提起小竹棍啪啪地敲打着桌子，他气急败坏地说：“别闹别闹，新老师刚从北京出来，到九里冲——还早呢，这几天，我当老师，懂吗？村长说了，我阿爸会计算，而且，我的数学全校第一，你们，你们，谁敢比？！”

江成随便扫了一眼，又一想，老师——还是要拿出一点儿权威的模样来。接着，他又镇定地补充了一句：“有谁不服，嗯？上课！”说着，他把课本往桌面上一磕，全班同学大眼瞪小眼，一下子全都给怔住了，大家只有傻乎乎地看着这个完全跟自己一副娃娃模样的小老师。

江成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 $1+1=$

“ $1+1$ 等于几——谁知道？”江成拖长了声调。

只见七八只胳膊肘咚咚咚地就拄在了课桌上，一只只小手掌也争先恐后地伸得个标直。

“你，起来。”江成指着靠墙边的小男孩儿。